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 著 杨蔚 译

By Aldo Leopold

沙乡年鉴

A SAND COUNTY
ALMANAC &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Humans will cease to be free if they have no wild spaces in which to roam.

人若无野性之处可供徜徉，则永无自由。

A SAND COUNTY
ALMANAC &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沙乡年鉴

By Aldo Leopold

[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 著

杨蔚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沙乡年鉴 / (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著; 杨蔚译

—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210-10138-3

I. ①沙… II. ①奥… ②杨… III. ①散文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3955号

沙乡年鉴

[美] 奥尔多·利奥波德/著 杨蔚/译

责任编辑/冯雪松

出版发行/江西人民出版社

印刷/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版次/2018年2月第1版

2018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7.25

字数/180千字 印数/1-8,000

书号/ISBN 978-7-210-10138-3

定价/48.00元

赣版权登字-01-2017-112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联系021-64386496调换。

前言 Foreword

有人离了荒野自然也能生活，有人却不行。这些小文便是一位离不了之人的喜乐与两难。

就像风起日落，除非不复出现，自然总被视为理所当然。如今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一潭死水一样的所谓更高“生活水平”，能否值得为它所耗去的那些自然、荒野和自由。对于我们这些少数派来说，窥见雁群的机会比看电视更重要，找到一朵白头翁花的可能是与言论自由一样不可或缺的权利。

我承认，这些野生的生命在机械化农业保障我们享有美好的早餐之前，在科学揭示出它们来自何处、如何生长的奥秘之前，于人类几无价值可言。归根结底，所有矛盾都是分寸尺度的问题。我们这些少数派看到了回报递减的法则正日益彰显，而我们的反对者却毫无察觉。

人必须因应现实而谋求解决之道。这些小文便是我的因应之道。它们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讲述我与家人在周末“小屋”的见闻、经历，那是远离过度现代化的世外桃源。这个威斯康星州的沙地农场先是为我们那“更宏大更美好”的社会耗尽了地力，然后便被弃置一旁。我们尝试用铁铲和斧头重建那些正在别处渐渐消逝的东西。正是在这里，我们寻觅——并且不断发

现着——上帝赋予我们的本质。

——这些小屋写生依时令排序，是为“沙乡年鉴”。

第二部分，“漫行随笔”，回顾我生命中那些一步步引导我离群独行的片段，在这过程中，有时充满了痛苦。这些片段颇具代表性，它们发生在美洲大陆各地，前后贯穿四十余年，都有着共同的标签：环境保护。

第三部分，“总结”，以更富于逻辑性的语言阐述我们这些“异见者”的部分“异见”观点。唯有最认同我们的读者才可能愿意花费气力应付第三部分的哲学问题。我想，或许可以这么说，这些小文会告诉同道中人，如何追本溯源，齐步同行。

环境保护事业至今一无所成，究其缘由，在于它与我们的亚伯拉罕诸教²的土地观念不符。我们将土地视为占为己有的商品，因而滥用它。也许，只有当土地被看作人类所处的生态共同体中的组成部分时，我们才会开始怀着爱与敬意来对待它。土地要逃离机械化人类社会的影响而继续生存，人类要在科技的钳制下收获土地所能供给的审美果实并贡献给文明，这是唯一的选择，别无他途。

土地是生态群落，这是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土地应当被爱、被尊重，这是伦理学的延伸。是土地孕育了文明成果，对此，人类早就知道，只是近来却常常忘记。

这些随笔小文正是试图将这三方面内容加以融会、串联。

当然，这样一种关乎土地与人类的观点必定受个人经验与见识所限，瑕疵偏颇在所难免。但无论真理存在于哪里，事实总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更宏大更美好”的社会如今就像个疑病症患者，如此关注它自身的经济健康，以至于丧失了保持健康的能力。整个世界都太过于贪婪地渴望更多浴桶，却丢失了打造它们，乃至至关掉水龙头所必需的沉稳有度。眼下，

再没有什么能比一点点对于物质颂歌的适当轻蔑更有益的了。

也许，通过参照自然、野性与自由的一切，来重新评估非自然的、驯化的、禁锢的产物，能够促使这种价值观有所改变。

奥尔多·利奥波德
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
一九四八年三月四日

目录 / contents

前言

卷一：沙乡年鉴

一月 003

一月解冻

二月 006

好栎树

三月 016

大雁归来

四月 020

春水涌起 葶苈 大果栎 天空之舞

五月 028

阿根廷归来

六月 030

桤木汉——飞钓之歌

七月 034

率土之富 草原生日会

八月 041

芳草鲜美

九月 043

灌木和鸣

十月 045

如烟之金 太早 红灯笼

十一月 053

如果我是风 执斧在手 坚实的堡垒

十二月 062

家园之境 雪地上的松 65290

卷三：总结

环境保护美学 133

美国文化下的野生动植物 144

荒野 154

残迹 游憩的荒野 科学的荒野

野生动植物的荒野 荒野守护者

土地伦理 166

伦理演进 共同体概念 生态良知 伪土地伦理

土地金字塔 土地健康和A—B阵营分歧 展望

注释 187

附录：动植物名称索引 207



Part I: A SAND COUNTY ALMANAC

卷一：沙乡年鉴

一月 January

January Thaw

一月解冻³

每年，仲冬的暴风雪过后，一个温暖的夜晚便到来了，冰雪开始消融，水滴落到土地上的声音清脆可闻。无论夜间酣睡的生灵，还是长冬沉眠的动物，都在这时起了奇妙的萌动。深深蛰伏在地下洞穴里的臭鼬舒展了蜷曲的身体，勇敢地向这湿漉漉的世界出发，静悄悄地，肚腹拖过雪地。一年过去，新岁复始，在这轮回中，它的踪迹是最早出现的确切标识之一。

与其他时节不同，这踪迹透着一股子对俗世杂务的漠不关心：它笔直穿越田野，就像是留下它的人心中存着高远的志向，抛开了束缚，一意向前。我追踪着，想知道这只臭鼬的心境、渴望，也许，还有它的终点。

每年的一月到六月，惹人分心的东西总是逐月成倍增长。一月里，你可以追踪臭鼬的足迹，或是寻觅山雀合唱团的身影，要不就探查一下鹿巡视过怎样的小松树，水貂挖了哪些麝鼠的窝，只偶尔才会被其他事情引得稍稍走会儿神。一月的观察尽可以如雪般纯粹、宁静，同时也像寒冷般持续。观察什么生命做了什么事并非全部，这是寻根究底的时候。

一只田鼠被我吓了一跳，埋头横冲过臭鼬的小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在大白天？大概是在为冰雪消融而悲伤吧。它曾在积雪下建造迷宫，辛勤地啃噬纠结的野草，开掘出纵横交错的秘密通道，如今秘道不再，只有路径袒露人前，徒惹讥嘲。是啊，暖阳打从根底上嘲弄了田鼠们的经济体系！

田鼠是冷静清醒的居民，他知道，草长是为了让老鼠们能够蓄起地下的干草垛，雪落是好让它们建起连接草垛与草垛的地道——供给、需求、运输，一切都井井有条。对田鼠来说，白雪意味着远离饥饿与恐惧。

一只毛脚鹰出现在前方，掠过草甸。它停下来，悬在半空，有如翠鸟一般，然后，猛地一头扎进沼泽地里，就像一枚生了羽毛的炮弹。它没再飞起来，所以我确信它捕猎成功了，这会儿正在享用某只忧心如焚的田鼠工程师，这家伙多半是等不及天黑就跑了出来，想检视自己原本井然有序的小天地究竟蒙受了多大的损失。

毛脚鹰不明白草为何长，但它很清楚，雪融是为了让鹰隼们能够再次抓到老鼠。它离开北极圈，怀着大地解冻的期望南下，对它来说，冰雪消融意味着远离饥饿与恐惧。

臭鼬的足迹伸进了树丛，穿过一片林间空地，空地上的积雪被兔子们踩得结结实实，布满了斑斑驳驳的浅粉色尿迹。因为这融冰的暖，刚刚钻出地面的栎树苗献出了它们裹着新嫩树皮的枝茎。兔毛簇簇散落，宣告着全年第一场战争已经在热情的牡兔间爆发了。继续向前，我发现了一点血迹，周围有一圈猫头鹰翅膀扫过的孤痕。对这只兔子来说，解冻意味着远离饥饿，却也让它冒失地抛开了恐惧。猫头鹰提醒它，春思不可取代谨慎。

臭鼬的足迹仍在向前，对备选的食物不屑一顾，也不关心它的邻居们是嬉闹欢跳还是遭到了报应。我很好奇它在想些什么。是什么让它离开了软床？这个胖家伙是不是有个浪漫的理由，所以才拖着它圆滚滚的肚腹穿过湿漉漉的融雪？最后，足迹钻进了一堆浮木，不再出现。我听到木堆里水滴落的声音，猜想着，臭鼬大概也听见了。我转身回家，仍然好奇地琢磨着。

二月 February

Good Oak

好栎树

从未拥有过农场的人可能陷入两种心智的险境。第一种，是想当然地认为早餐来自食杂店；另一种，是以为温暖来自锅炉。

要躲开第一种危险，人们应当耕种一片菜园，而且附近最好没有食杂店，免得混淆视听。

要避免第二种危险，他得拿起上好的栎木柴火放在壁炉柴架上，等待它烘暖他的小腿。那应该是在二月里，暴风雪摇晃着屋外的树木，屋子里最好没有锅炉供暖。如果一个人曾亲手砍下过上好的栎树，将它劈开，拖回家，堆起自己的柴堆，并且全身心沉浸在那整个过程中，他就会大体知道温暖究竟从何而来，也就会有丰富的点滴体验来反驳窝在城里守着暖炉过周末的人。

正在我的壁炉里烧得通体发红的那块栎木，曾经生长在一条延伸到沙岗顶上的移民老路旁。当这棵树倒下时，我量过，那树干直径足有三十英寸。它拥有八十圈年轮，所以小树苗必定是在一八六五年就印下了第一圈年轮，那是南北战争的最后一年⁴。可只要看看如今那些树苗，我就知道，

若没有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栎树是摆脱不了兔子的威胁的。在长到足够高大之前的每一个冬天里，它都可能被兔子啃去树皮，留下一圈“腰带”，无法在来年夏天再度抽枝发芽。是的，每一株幸存的栎树都得益于兔子的疏忽或兔群的稀落。总有一天，某位耐心的植物学家会绘制出栎树生存年份的曲线图，发现每十年都会出现一个峰顶，而每个峰顶都对应着兔群兴衰的十年循环之期（借由这样从不停歇的物种生存拉锯战，动物与植物达成了恒久的共生）。

这么看来，六十年代中期⁵曾经历过一次兔子数量的低谷，就在那时，我的栎树开始长出年轮。不过，要说抽出这株幼苗的橡子⁶出生的日期，就还得再往前数十年。那时候，大篷车还穿行在我的小道上，一路奔向大西北⁷。或许正是川流不息的移民马车让道路两侧变得荒芜光秃，这粒特别的橡子才得以在阳光下舒展开它的第一片叶子。每一千粒橡子中只有一粒可以长大到足以与兔子抗衡，余下的全都湮灭在茫茫草海之下。

这粒橡子没有被湮灭，还攒下了足足八十年的六月阳光，想起来就叫人觉得温暖。如今，借着我的斧头和锯子，它将这些年的阳光释放出来——它们穿越了八十年来的暴风雪，温暖着我的小屋和灵魂。青烟缕缕，从我的烟囱里逸出，告诉每一个有心人，阳光没有白费。

我的狗不在乎温暖从哪里来，却非常在乎它来不来，来得有多快。事实上，它大概觉得我能够制造出温暖这事儿是某种神奇的魔法。因为，当我在又黑又冷的拂晓前起身，发着抖，跪在壁炉前生火时，它总会殷切地挤到我和我架在炉灰上的细柴之间，我得从它的腿间将火柴送进去点燃木柴。我想，这就是那种足以令天地动容的信念吧。

终结这株不寻常栎树的，是一道闪电。那是七月的一个夜晚，我们都被炸响的雷声惊醒了。大家意识到闪电准是就落在附近，不过，既然没有击中我们，我们便只管继续睡觉。人总是以自我评估万物，面对闪电尤其如此。

第二天清晨，当我们在沙山散步，欣喜于雨水新润过的金光菊和达利菊时，却偶然看见了一大块刚刚从路边栎树干上剥落的树皮。树干上缠绕着一条长长的螺旋疤痕，树皮剥落了，露着白生生的木质，还没被太阳晒黄。又过了一天，树叶开始枯萎，我们就知道，闪电为我们留下了三考得⁸的备用柴火。

我们为这老树而哀伤，却也清楚地知道，它的子孙已经成片地挺立在这沙土地之上，高大健壮，接过了它的育木职责。

我们让这死去的老树沐浴在它再也无法吸收的阳光下，晾了一年。然后，在一个干爽的冬日里，将新锯贴上了它堡垒般的根底。钢锯滑动，历史的碎屑飞溅纷扬，散发着清香，洒落雪上，积在每一位跪地拉锯者的膝前。我们明白，这两堆锯屑远不止是木头，它们黏合着一个世纪的延续，如今，锯子正截断它们的道路，一锯接着一锯，十年又十年。这漂亮的栎树用一年一圈的同心圆记下了它的生命年表，而我们，正步步深入。

只十来锯，便滑过了我们拥有这片农场的短短数年，我们用这些时间来学着爱它，珍惜它。下一秒，我们闯进了从前的岁月。我们的前任农场主是个私酒贩子⁹，他憎恨农场，榨干了它的最后一丝地力，烧毁了农舍，最后把它扔给县里（还欠着税），自己消失在大萧条时期众多籍籍无名的无地者中，不知所终。然而栎树还是为他长出了漂亮的木头，他的锯屑和我们的一样芬芳，一样健康，一样透着粉红的色泽。栎树待人一视同仁。

在一九三六、一九三四、一九三三和一九二零年间，某个沙尘肆虐的大旱日子里，私酒贩子的统治到了头。那些年里，从他的蒸馏房里飘出的栎木烟和沼泽地里蒸腾起的泥炭灰必定曾经遮住了太阳，按部就班的保护政策尚未来到这片土地。但锯屑并没有什么不同。

休息！掌锯者¹⁰高喊。我们停下来歇口气。